

## 王季烈及王守泰的昆曲南曲越调【蛮牌令】曲牌主腔覆亡实录

刘有恒

2010, 台北出版, 集粹曲谱, 今译为简体字版

-

王守泰在《昆曲格律》一书里谈及南曲越调【蛮牌令】曲牌时，举其父亲变造刘富梁所订成的集成曲谱之后的现今集成曲谱里的《牧羊记》的《告雁》出里的【蛮牌令】曲牌为例，告诉大家说，这【蛮牌令】里有十个主腔，正好【蛮牌令】曲牌有十句构成，每句都有一个主腔，这十个主腔分属于南曲越调的六个越调主腔的一型；如第一句出现的主腔是越调第一个主腔；第二句出现的是越调的第六个主腔；第三句出现的是越调第五个主腔；第四句出现的是越调第四个主腔；第五句出现的是越调第一个主腔；第六句出现的是越调的第五个主腔；第七句出现的是越调第一个主腔；第八句出现的是越调第四个主腔；第九句出现的是越调第二个主腔，第十句出现的是越调第五个主腔。我们一看这么厉害的主腔密布，每句都滴水不漏，逃不出主腔的掌握，王季烈及王守泰能抓得出来，真是天纵英才，不容小观。如果再说昆曲曲牌没有主腔，岂不是有点太惨无天理了。但事实呢，先说结论好了，其实王季烈及王守泰的那十个主腔位置上的腔，连一个其主张的越调主腔也没有，何以见得，只要比对一下从前清康熙末及乾隆初有当时天下有名的曲家及曲师所订出的两本昆曲惟二的声腔格律谱——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里的正确腔谱，就一切都摊在太阳底下，包括王季烈在集成曲谱里伪造主腔的行为在内。

为了要讲清楚，澈底揭露真相清清又楚楚，我们就把这十句分成十段来呈示出王季烈的越调【蛮牌令】的十个主腔是如何被揭

发造假而覆亡的。而我们举的揭发真相用的包括了由康熙末天下一流的苏州派吴中名曲家曲师所订南词定律里所引的两只【蛮牌令】的范例曲腔（琵琶记及白兔记各一只），及乾隆初把天下名曲家曲师召进宫，订出九宫大成所引的两只【蛮牌令】的范例曲腔（月令承应及法宫雅奏各一只），集曲虽也有，但今不列举进来一并左证王季烈的行为，因为只拿正曲就足以揭发此一骗局。当然现今集成曲谱里《告雁》的曲谱里的配腔是错误不少，拙著有关集粹曲谱告雁出里都有批注；当然集成曲谱这只【蛮牌令】也和正确的配腔有出入，正确的配腔见拙著集粹曲谱告雁出，而我们就拿王季烈为主张谱曲时先纳进主腔，而把刘富梁原订集成曲谱拿来涂改，把自己造的主腔纳了进去，所以今天集成曲谱里的【蛮牌令】也是被塞进了所谓的主腔而成荒唐之谱，试看以下分析：（为简化分析用语，举证用的四个谱例：

1. 南词定律【蛮牌令】所引的《琵琶记》正确应配腔谱，以《琵琶记谱》称之。

2. 南词定律【蛮牌令】所引的《白兔记》正确应配腔谱，以《白兔记谱》称之。

3. 九宫大成【蛮牌令】所引的《月令承应》正确应配腔谱，以《月令谱》称之。

4. 九宫大成【蛮牌令】所引的《法宫雅奏》正确应配腔谱，以《法宫谱》称之。）

《牧羊记》的《告雁》出的十句及其所谓有否主腔的分析如下：

---

—— (1) 第一句『持节守忠贞』：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表示，第一句的主腔在『忠』及『贞』这连用的两字上，即第一句的第四个字及第五个字的配腔是固定不变的主腔，不论任何一只【蛮牌令】，只要是第一句的第四字及第五字，就包含了越调主腔一号的 353 (Mi Sol Mi)，而集成曲谱把『忠』字配了 35，贞字配了 3，所以两字连起来，越调主腔一号的 353 就出现在第一句的第四个字及第五个字上了。但，我们把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里所举配腔的正确范例拿来一对比：

1. 《琵琶记谱》第一句『终日走千遭』的正确谱，第四字『千』配 3，第五字『遭』配 3，『千遭』两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33 (Mi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353 (Mi Sol Mi)。
2. 《白兔记谱》第一句『昨夜二更时』的正确谱，第四字『更』配 3，第五字『时』配 23，『更时』两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323 (Mi Re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353 (Mi Sol Mi)。
3. 《月令谱》第一句『何必费炉锤』的正确谱，第四字『炉』配 12，第五字『锤』配 23，『炉锤』两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223 (Do Mi Re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353 (Mi Sol Mi)。

4. 《法宫谱》第一句『连袂似编珠』的正确谱，第四字『编』配 3，第五字『珠』配 3，『编珠』两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33 (Mi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353 (Mi Sol Mi)。

结论：所以一比对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王季烈自造的主腔 353 (Mi Sol Mi) 与四个声腔格律正确应配范例比较之下，竟然完全与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的正确配腔范例不同。而这个王季烈自制的主腔竟和声腔格律谱应配标准昆曲声腔不同，可以印证了，这个所谓的主腔，果系王季烈自己发明炮制塞进集成曲谱里的主腔，完全不合昆曲应有声腔之格。谁用了此种主腔来立说及谱曲，便只是把自己变成十足可怜又可笑的处境的假的腔，不是昆曲应有的一定的腔。

---

—— (2) 第二句『回首影随身』：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表示，第二句的主腔在『影』『随』及『身』这连用的三字上，即第二句的第三及四及第五个字的配腔，除了第三字里冒出一个不合该是主腔的腔的 Re 不能算数，忽略它，当做不存在，不要把出现了和自己主张的主腔不对头的腔放在眼里算数，只要是取合的才要算是固定不变的主腔，不论任何一只【蛮牌令】，只要是第二句的第三、四字及第五字，就包含了越调主腔六号的 32161 (Mi Re

Do La Do) 里的一部份的 161 (Do La Do), 必因为王守泰认为部份包括了全体, 故也当算是主腔. 而集成曲谱把『影』字配了 12 (Do Re), 只取用其中的 1 (Do), 至于那个 Re, 王守泰以其因不合其主腔的主张, 腔不对了, 所以王守泰忽略不看, 集成曲谱把『随』字配了 6, 『影』字配了 1 所以三字连起来, 越调主腔六号的后半 161 就出现在第一句的第三、四个字及第五个字上了 (原本三个字的腔合起来是 12161, 但如果认了 2, 那就不会是 161 主腔的一部份了, 所以王守泰把 2 变成像鸵鸟一样去埋沙堆里当成隐形了, 不要去看到他, 于是他看到了完美的越调六号主腔 32161 的后半的 161). 但, 我们把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里所举配腔的正确范例拿来一比对: ,

1. 《琵琶记谱》第二句『走得脚无毛』的正确谱, 第三字『脚』配 232, 第四字『无』配 6, 第五字『毛』配 1, 『脚无毛』三字的腔合起来看, 正确配腔谱为 23261 (Re Mi Re La Do), 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完美的越调六号主腔 32161 的后半的 161 (Do La Do).

2. 《白兔记谱》第二句『腊雪满空飞』的正确谱, 第三字『满』配 16, 第四字『空』配 35, 第五字『飞』配 3, 『满空飞』三字的腔合起来看, 正确配腔谱为 16353 (Do La Mi Sol Mi), 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完美的越

调六号主腔 32161 的后半的 161 (Do La Do)

3. 《月令谱》第二句『何处着胎胚』的正确谱，第三字『着』配 12，第四字『胎』配 35，第五字『胚』配 3，『着胎胚』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2353 (Do Re Mi Sol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完美的越调六号主腔 32161 的后半的 161 (Do La Do)。

4. 《法宫谱》第二句『华发盛簪裾』的正确谱，第三字『盛』配 365，第四字『簪』配 3，第五字『裾』配 3，『盛簪裾』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36533 (Mi La Sol Mi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完美的越调六号主腔 32161 的后半的 161 (Do La Do)。

结论：所以一比对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王季烈自造的部份的主腔 161 (Do La Do)。与四个声腔格律正确应配范例比较之下，竟然完全与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的正确配腔范例不同。而这个王季烈自制的主腔竟和声腔格律谱应配标准昆曲声腔不同，也就是显示此处四个范例谱配腔各不同，这个位置不可能产生不变的主腔来。这果系王季烈自己发明炮制塞进集成曲谱里的主腔，完全不合昆曲应有声腔之格。的假的腔，不是昆曲应有的一定的腔。

---

—— (3) 第三句『因循十九载』：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

表示，第三句的主腔在『十』『九』及『载』这连用的三字上，即第三句的第三及四及第五个字的配腔，不论任何一只【蛮牌令】，只要是第三句的第三、四字及第五字，就包含了越调主腔五号的 56165 (Sol La Do La Sol) 里的一部份的 6165 (La Do La Sol)，这必乃系因为王守泰认为部份可以包括了全体，故主腔的一部份也当算是主腔。而集成曲谱把『十』字配『6』。『九』字配『6 1 6』。『载』字配『5 6』的『5』，但后面那个6，又与王季烈及王守泰所主张该有的主腔不合者，不要去看到它及当作看不到就行了。于是，王氏父子终于看到了完美主腔越调五号 56165 的一部份的 6165 但，我们把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里所举配腔的正确范例拿来一比对：

1. 《琵琶记谱》第三句『走得脚无毛』的正确谱，第三字『脚』配 232，第四字『无』配 6，第五字『毛』配 1，『脚无毛』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23261 (Re Mi Re La Do)，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6165 (La Do La Sol)

2. 《白兔记谱》第三句『腊雪满空飞』的正确谱，第三字『满』配 16，第四字『空』配 35，第五字『飞』配 3，『满空飞』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6353 (Do La Mi Sol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6165 (La Do La Sol)

3. 《月令谱》第三句『何处着胎胚』的正确谱，第三字『着』配12，第四字『胎』配35，第五字『胚』配3，『着胎胚』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12353 (Do Re Mi Sol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6165 (La Do La Sol)

4. 《法宫谱》第三句『华发盛簪裾』的正确谱，第三字『盛』配365，第四字『簪』配3，第五字『裾』配3，『盛簪裾』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36533 (Mi La Sol Mi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6165 (La Do La Sol)

结论：所以一比对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王季烈自造的部份的主腔6165 (La Do La Sol). 与四个声腔格律正确应配范例比较之下，竟然完全与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的正确配腔范例不同。而这个王季烈及王守泰所谓的主腔竟和声腔格律谱应配标准昆曲声腔不同，显示认为凡此曲牌于此处一定是这个主腔，不会有别的音，但结果真相是这所谓的主腔并不是昆曲应有且一定会配出的旋律，此果系王季烈自己发明炮制塞进集成曲谱里的所谓主腔的假的腔，不是昆曲应有的一定的腔。



---

—— (4) 第四句『并不改初心』：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表示，第四句的主腔在『改』『初』及『心』这连用的三字上，即第四句的第三及四及第五个字的配腔，不论任何一只【蛮牌令】，只要是第四句的第三、四字及第五字，就包含了越调主腔四号的 123 (Do Re Mi)，而集成曲谱把『改』字配『1 2』。『初』字配『3 2』。『心』字配『3』，三个字的腔加起来是 12323，不过，王守泰对于谱中多冒出了不合他心目中的主腔的腔是视若无睹的，所以中间的那个 3，当作不存在即可，于是 12323，等于 1223，即等于 123，所以王氏父子终于看到了完美的主腔越调四号 123 (Do Re Mi) 了。但，我们把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里所举配腔的正确范例拿来一比对：

1. 《琵琶记谱》第四句『不见半钱槽』的正确谱，第三字『半』配 5，第四字『钱』配 12，第五字『槽』配 3，『半钱槽』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5123 (Sol Do Re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123 (Do Re Mi) [但可能王守泰的帮腔者会说，那么，5 这个碍眼的不对的腔比照王守泰往行，视而不见不就可以了吗。 . . . 但王季烈定义的主腔一字位置上的腔不管阴阳八声不变者为主腔，告雁第三字『改』字配『1 2』而今琵琶记谱第三字『半』配 5，分明不同；告雁第

四字『初』字配『3 2』和而琵琶记第四字『钱』配 12 又分明不同；第五字『心』字配『3』而今琵琶记第五字『心』字配『3』，只有此字对应者同而已，故相同者只有一音印证不是主腔而只是单个的 3 的音；每字之腔有变者视而不见若还解成主腔存在，当然就自己否定自己的主腔说成立了]

2. 《白兔记谱》第四句『可伤悲』（本句只有三个字，没有首二字）的正确谱，第三字位『可』配 12，第四字位『伤』配 35，第五字位『悲』配 3，『可伤悲』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2353 (Do Re Mi Sol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123 (Do Re Mi) [但可能王守泰的帮腔者会说，那么，中间 35 这个碍眼的不对的腔比照王守泰往行，视而不见不就可以了吗. . . . 但王季烈定义的主腔一字位置上的腔不管阴阳八声不变者为主腔，告雁第三字『改』字配『1 2』而今白兔记谱第三字『可』配 12，此虽相同；告雁第四字『初』字配『3 2』和而白兔记第四字位『伤』配 35 分明不同；第五字『心』字配『3』而今白兔记第五字位『悲』配 3，三个字中间的字对字的主腔不同了，三字连看则因中间区的腔不同，三个字连看不成其主腔，现在告雁若每字之腔有变者视而不见还要去解释成主腔，当然就自己否定自己的主腔说成立了]

3. 《月令谱》第四句『独院了无依』的正确谱，第三字『了』配 21，第四字『无』配 12，第五字『依』配 3，『了无依』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21123 (Re Do Do Re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123 (Do Re Mi) [但可能王守泰的帮腔者会说，那么，前面 12 这个碍眼的不对的腔比照王守泰往行，视而不见不就可以了吗. . . . 但王季烈定义的主腔一字位置上的腔不管阴阳八声不变者为主腔，今告雁第三字『改』字配『1 2』而今月令谱谱第三字『了』配 21，分明不同；告雁第四字『初』字配『3 2』和而月令谱第四字『无』配 12 分明不同；第五字『心』字配『3』而今月令谱第五字『依』配 3，三个字连看前二字的腔都不是主腔，最后一个单音 3 相同也成其不了一个三连字的主腔，若每字之腔有变者视而不见还曲解成主腔，当然就自己否定自己的主腔说成立了]

4. 《法宫谱》第四句『过云湖』（本句只有三个字，没有首二字）的正确谱，第三字位『过』配 3，第四字位『云』配 13，第五字位『湖』配 23，『过云湖』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31323 (Mi Do Mi Re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123 (Do Re Mi) [但可能王守泰的帮腔者会说，那么，前面 3 和中间的 3 这个碍眼的不对的腔比照王守泰往行，视而不见不就可以了吗. . . . 但王季烈定义的主腔一字

位置上的腔不管阴阳八声不变者为主腔，今告雁第三字『改』字配『1 2』而今法宫谱谱第三字位『过』配 3，分明不同；告雁第四字『初』字配『3 2』和而法宫谱第四字位『云』配 13 分明不同；第五字『心』字配『3』而今法宫谱第五字位『湖』配 23，三个字对应者每字之腔都不一样，完全都不是每字腔必不变的主腔。

结论：所以一比对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王季烈自造的部份的主腔 123 (Do Re Mi). 与四个声腔格律正确应配范例比较之下，竟然与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的正确配腔范例不同。而这个王季烈自制的三连字的主腔竟和声腔格律谱四个谱应配标准昆曲声腔不同，这三连字位置上，被主腔论者用来举证凡是昆曲于此处必配出一音不变的主腔来，但结果一核查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却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此果系王季烈自己发明炮制塞进集成曲谱里的所谓主腔的假的腔，不是昆曲应有的一定的腔。

---

——（5）第五句『曩闻得先王早崩』：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表示，第五句的主腔在『先王早崩』这连用的四字上，即第五句的第四及五及第六、七个字的配腔，不论任何一只【蛮牌令】，只要是第五句的第四、五、六字及第七字，就包含了越调主腔一号的 353 (Mi Sol Mi)，而集成曲谱把『先』字配『3』，『王』字配『235』，『早』字配『65』，『崩』字配『3』，四个字的腔加起来是 3235653，不过，王守泰对于谱中多冒出了不合

他心目中的主腔的腔是视若无睹的，所以一些和 353 有碍之处的腔，一律当作没有看到，当作不存在即可，于是 3235653，等于 353，所以王氏父子终于看到了完美主腔越调一号 353 (Mi Sol Mi)。但，一大堆的腔都当作不存在，对于主腔论这种理论的纯属拼凑，于此已可见，这已变成不是严谨的学术，只是小孩子办家家酒式的游戏人间的把戏，但因重点不在此，我们就闭着眼任由这些人胡闹，顺着他们胡闹的拼凑把戏，看看其一样都自圆不了其说，就如下述。把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里所举配腔的正确范例拿来一比对：

1. 《琵琶记谱》第五句『倒不如虔婆顶老』的正确谱，第四字『虔』配 1，第五字『婆』配 1，第六字『顶』配 12，第四字『老』配 23，『虔婆顶老』四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11223 (Do Do Do Re Re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353 (Mi Sol Mi)

2. 《白兔记谱》第五句『门上红光烁烁』（本句只有六个字，没有首字）的正确谱，第三字『红』配 2，第四字『光』配 32，第五字『烁』配 35，第六字『烁』配 3，『红光烁烁』四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232353 (Re Mi Re Mi Sol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353 (Mi

Sol Mi) [但可能王守泰的帮腔者会说，那么，前面 232 这个碍眼的不对的腔比照王守泰往行，视而不见不就可以了吗. . . . 但王季烈定义的主腔一字位置上的腔不管阴阳八声不变者为主腔，今告雁『先』字配『3』而今白兔记谱『红』配 2，分明不同；告雁『王』字配『235』和而白兔记谱『光』配 32，分明不同；『早』字配『65』而今月令谱『烁』配 35，分明不同，告雁『崩』字配『3』而今白兔记谱末个『烁』配 3，四连字只有第四字的单一音的腔 3 才一样，其他三字之腔皆有变，故不成四连字的主腔。

3. 《月令谱》第五句『只须看今朝此刻』的正确谱，第三字『今』配 3，第四字『朝』配 32，第五字『此』配 12，第六字『刻』配 3，『今朝此刻』四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332123 (Mi Mi Re Do Re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353 (Mi Sol Mi)

4. 《法宫谱》第五句『听罢了盛成丝竹』的正确谱，第四字『盛』配 21，第五字『成』配 12，第六字『丝』配 35，第七字『竹』配 3，『盛成丝竹』四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2112353 (Re Do Do Re Mi Sol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353 (Mi Sol Mi) [但

可能王守泰的帮腔者会说，那么，前面 2112 这些碍眼的不对的腔比照王守泰往行，视而不见不就可以了吗。 . . . 但王季烈定义的主腔一字位置上的腔不管阴阳八声不变者为主腔，今告雁『先』字配『3』而今法宫谱第四字『盛』配 21，分明不同；告雁『王』字配『235』和而法宫谱第五字『成』配 12，分明不同；『早』字配『65』而今法宫谱第六字『丝』配 35，分明不同，告雁『崩』字配『3』而今法宫谱第七字『竹』配 3，四连字的主腔只有第四个字的主腔为 3 始为相同，其他三个字每字之腔有变，故不成其四连字的主腔。 单一个 3 音也不是其越调的任何一个所谓的主腔，而且单音相同不配称为什么主腔，而只是雷同的个别音，王守泰求主腔若渴，但也不敢定名任何一个单音为主腔。

结论：所以一比对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王季烈自造的部份的涵盖四个字的主腔 353 (Mi Sol Mi) 与四个声腔格律正确应配范例比较之下，竟然与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的正确配腔范例都不同，无法形成四字相连的主腔，而这个王季烈的主腔竟和声腔格律谱应配标准昆曲声腔不同，凡昆曲不是到此处必配出王季烈的这号主腔，而是每个范例谱的腔各个不同，故果系王季烈自己发明炮制塞进集成曲谱里的主腔，完全不合昆曲应有声腔之格，亦可见集成曲谱已丧失可信度。 而所谓的主腔皆系王季烈自制的假的腔，不是昆曲应有的一定的腔。

---

—— ( 6 ) 第六句『泣血泪效死无能』：王守泰在《昆曲格

律》里表示，第六句的主腔在『死无能』这连用的三字上，即第六句的第五及第六、七个字的配腔，不论任何一只【蛮牌令】，只要是第六句的第五、六字及第七字，就包含了越调主腔五号的

56165(Sol La Do La Sol)，而集成曲谱把『死』字配

『56』，『无』字配『616』，『能』字配『56』，三个字的腔加起来是 5661656，等于了 56165，所以王氏父子看到了完美主腔越调五号 56165(Sol La Do La Sol)。我们现在如下述。把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里所举配腔的正确范例拿来一比对：

1. 《琵琶记谱》第六句『也得些鸭汁吃饮』的正确谱，第五字『汁』配 6，第六字『吃』配 616，第七字『饮』配 5，『汁吃饮』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66165(Do Do Do Re Re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56165(Sol La Do La Sol) 因为最前面缺少了一个其五号主腔必要音的 5，只差一个音，南词定律诸曲家太不配合主腔论造假，对主腔论者而言一定真如丧考妣，太可惜了。

2. 《白兔记谱》第六句『声音似虎啸龙嘶』的正确谱，第五字位『啸』配 16，第六字位『龙』配 12，第七字位『嘶』配 3，『啸龙嘶』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6123(Do La Do Re Mi)，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56165(So1 La Do La Sol)

3. 《月令谱》第六句『俺可也靚面宣披』的正确谱，第五字『面』配 16，第六字『宣』配 16，第七字『披』配 6，『面宣披』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6166 (Do La Do La La)，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56165(So1 La Do La Sol)

4. 《法宫谱》第六句『春罢了百戏龙鱼』的正确谱，第五字『戏』配 16，第六字『龙』配 616，第七字『鱼』配 56，『戏龙鱼』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661656 (Do La LA Do La Sol La)，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56165(So1 La Do La Sol)，缺少重要主腔必要音第一个 5，只差一个音，九宫大成诸曲家太不配合主腔论造假，对主腔论者而言一定也真如丧考妣，太可惜了。

结论：所以一比对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王季烈自造的涵盖三个字的主腔 56165(So1 La Do La Sol)与四个声腔格律正确应配范例比较之下，竟然无一与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的正确配腔范例腔对腔相同。而这个王季烈自制的主腔竟和声腔格律谱应配标准昆曲声腔的不同，果系王季烈自己发明炮制塞进集成曲谱里的主腔，完

全不合昆曲应有声腔之格。因此，王氏父子以此处必是如他们所料的，会产生不变的主腔来的三连字的主腔，但在四个标准范例谱里都没有出现，都可以有不同的配腔，根本这个位置的腔就不是固定的，所谓必有主腔乃是王季烈王守泰父子造假出来的学说及假腔。

---

——（ 7）第七句『思仁主』：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表示，第七句的主腔在『思仁主』这连用的三字上，不论任何一只【蛮牌令】，只要是第七句的这三个字，就包含了越调主腔一号的353(Mi Sol Mi)，而集成曲谱把『思』字配『3』，『仁』字配『23』，『主』字配『23』，三个字的腔加起来是32323，但怎么不像是应该有的越调一号主腔353(Mi Sol Mi)呢。但是，王守泰求主腔若渴，管它合不合主腔的式，就三七二十一硬上了，冠上了主腔一号。反正从来缺大脑的二百五不会缺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一坨屎都会相信是真黄金，所以王守泰在《昆曲格律》一书里公然把这种行径毫不保留就敢写出来，因为看穿了就会有缺少大脑之辈会去相信32323这几个音就等于是越调一号主腔353(Mi Sol Mi)的音，而且当成真理加以引述全盘接受的。但不管王守泰如何乱攀主腔，我们现在如下述。把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里所举配腔的正确范例拿来看一下：，

1. 《琵琶记谱》第七句『穷秀才』的正确谱，第一字『穷』配1，第二字『秀』配3，第三字『才』配23，『穷秀才』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1323，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

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353 (Mi Sol Mi).

2. 《白兔记谱》第七句『非是奴』的正确谱，第一字『非』配 5，第二字『是』配 6，第三字『奴』配 23，『非是奴』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5623，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353 (Mi Sol Mi)

3. 《月令谱》第七句『除我时』的正确谱，第一字『除』配 1，第二字『我』配 12，第三字『时』配 23，『除我时』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1223，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353 (Mi Sol Mi)

4. 《法宫谱》第七句『直飞上』的正确谱，第一字『直』配 1，第二字『飞』配 3，第三字『上』配 23，『直飞上』三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323，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353 (Mi Sol Mi).

结论：所以一比对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王季烈自造的涵盖三个字的主腔 353 (Mi Sol Mi) 与四个声腔格律正确应配范例比较之下，竟然无一与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的正确配腔范例腔对腔相同。

而这个王季烈自制的主腔竟和声腔格律谱应配标准昆曲声腔的不同，果系王季烈自己发明炮制塞进集成曲谱里的主腔，完全不合昆曲应有声腔之格。此处根本不会产生不变的配腔，所谓的主腔只是王季烈及王守泰自己造出的假腔而已。

---

——（ 8）第八句『怀圣明』：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表示，第八句的主腔在『怀圣』这句前两字上，不论任何一只【蛮牌令】，只要是第八句的第一、二字，就包含了越调主腔四号的123(Do Re Mi)，而集成曲谱把『怀』字配『12』，『圣』字配『3』，二个字的腔加起来是123，与其主张的四号越调主腔相合。我们现在如下述。把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里所举配腔的正确范例拿来看一下：，

1. 《琵琶记谱》第八句『直恁乔』的正确谱，第一字『直』配1，第二字『恁』配3，『直恁』二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13两个音，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123(Do Re Mi)

2. 《白兔记谱》第八句『强胡为』的正确谱，第一字『强』配2，第二字『胡』配12，『强胡』二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212，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123(Do Re Mi)

3. 《月令谱》第八句『更有谁』的正确谱，第一字『更』配 1，第二字『有』配 12，『更有』二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12，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 123(Do Re Mi)

4. 《法宫谱》第八句『昂星墟』的正确谱，第一字『昂』配 12，第二字『星』配 3，『昂星』二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23，只有这个谱例里才是相同于王守泰在《昆曲格律》的主腔 353(Mi Sol Mi).

结论：所以一比对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王季烈自造的涵盖二个字的主腔 123(Do Re Mi)，与四个声腔格律正确应配范例比较之下，只有九宫大成中，有一谱例始合于四个中的一个，其他三例皆不相符，故王季烈此处的所谓主腔，没有资格称主腔，因为所谓主腔者，任何此名之曲牌逢此二字必配出 123，而光是此处四绝对不会出错的声腔格律谱的四范例中，极大多数 3 例皆不合，只有一例才合，故并非主腔；所以此处之所谓的主腔，亦不成立了，也可以说，即使此处所谓有主腔，也是假伪的。

---

---

(9) 第九句『鉴取微忱』：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表示，第九句的主腔在『鉴取微忱』这连用的四字上，不论任何一只【蛮牌令】，只要是第九句的这四个字，就包含了越调主腔二号的 321 (Mi Re Do)，而集成曲谱把『鉴』字配『3』，『取』字配『2』，『微』字配『1』，『忱』字配『1』，四个字的腔加起来是 3211 的所谓越调二号主腔 321 (Mi Re Do)。我们现在把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里所举配腔的正确范例拿来看一下：，

1. 《琵琶记谱》第九句『老婆与他』的正确谱，第一字『老』配 21，第二字『婆』配 1，第三字『与』配 21，第四字『他』配

2，『老婆与他』四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211212，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越调二号主腔 321 (Mi Re Do)。

2. 《白兔记谱》第九句『不合把衣服』的正确谱，第一字『不』配 2，第二字『合』配 1，第三字『把』配 1，第四字『衣』配

2，第五字『服』配 1，『不合把衣服』五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21121，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越调二号主腔 321 (Mi Re Do)

3. 《月令谱》第九句『如何若何』的正确谱，第一字『如』配

1, 第二字『何』配 1, 第三字『若』配 1, 第四字『何』配 12,

『如何若何』四字的腔合起来看, 正确配腔谱为 11112, 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越调二号主腔

321 (Mi Re Do)

4. 《法宫谱》第九句『缥緜几卷』的正确谱, 第一字『缥』配 2, 第二字『緜』配 2, 第三字『几』配 1, 第一字『卷』配 12, 『缥緜几卷』四字的腔合起来看, 正确配腔谱为 22112, 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越调二号主腔 321 (Mi Re Do)

结论: 所以一比对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 王季烈自造的涵盖四个字的主腔 321 (Mi Re Do) 与四个声腔格律正确应配范例比较之下, 竟然无一与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的正确配腔范例腔对腔相同.

而这个王季烈自制的主腔竟和声腔格律谱应配标准昆曲声腔的不同, 果系王季烈自己发明炮制塞进集成曲谱里的主腔, 完全不合昆曲应有声腔之格. 这个位置上的真正的主腔是不固定的, 而且四个范例没有一个和王季烈及王守泰所谓的主腔相同, 这又是两父子造假主腔的一例了.

---

---

(10) 第十句『无任激切屏营』：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表示，第十句的主腔在『屏营』这连用的末二字上，不论任何一只【蛮牌令】，只要是第十句的这末二个字，就包含了越调主腔五号的 56165[6] (Sol La Do La Sol {La}) 里的大部份的主腔的 6165[6] (La Do La Sol {La})，而集成曲谱把『屏』字配『616』，『营』字配『56』，二个字的腔加起来是 6165[6] 的所谓越调五号主腔 56165[6] (Sol La Do La Sol {La})，除了最前面一个必要音之外的音也都有了，王守泰也可以闭眼将就算了，缺少必要音 5 也算符合五号主腔。要知，昆曲是很严谨的配腔，多一音多一音多么有差异，其差别之大可能就是一个不同的阴阳八声的腔，王守泰全然为主腔而主腔，把昆曲的音看成小贩卖菜，多一点少给一点都将就其事了，原来主腔论者论昆曲或写昆曲，都青青菜菜马马虎虎，多一音或少一音不在话下，这些主腔论者在这些年里替新昆剧谱出来的腔会是何副德性，用想的已可想象出来了。我们现在把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里所举配腔的正确范例拿来看一下：

1. 《琵琶记谱》第十句『故推不要』的正确谱，末二字的第一字『不』配 2，末字『要』配 3，『不要』二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23，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越调五号主腔大部的 6165[6] (La Do La Sol {La})。



2. 《白兔记谱》第十句『遮取寒威』的正确谱，末二字的第一字『寒』配 61，末字『威』配 6，『寒威』二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616，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越调五号主腔大部的 6165[6] ( La Do La Sol {La})

3. 《月令谱》第十句『其中就里』的正确谱，末二字的第一字『就』配 16，末字『里』配 56，『就里』二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656，与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越调二号主腔的大部的 6165[6] ( La Do La Sol {La})，显然又掉了最前面的 6 音，为必要主腔音，是不可缺的，故也不成其为主腔。

4. 《法宫谱》第十句『石室丹青』的正确谱，第一字『丹』配 16，第二字『青』配 6，『丹青』二字的腔合起来看，正确配腔谱为 166，跟本不是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指出的不变的主腔必为越调五号主腔大部的 6165[6] ( La Do La Sol {La})

结论：所以一比对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王季烈自造的涵盖二个字

的主腔的大部 6165[6] ( La Do La Sol {La} ) 与四个声腔格律正确应配范例比较之下，竟然无一与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的正确配腔范例二连字完全腔对腔相同。而这个王季烈自制的主腔竟和声腔格律谱应配标准昆曲声腔的不同，果系王季烈自己发明炮制塞进集成曲谱里的主腔，完全不合昆曲应有声腔之格，这个位置上的真正的主腔是不固定的，而且四个范例没有一个和王季烈及王守泰所谓的主腔一音不差的相同，且各可以配出不同的腔，并没有是一定的主腔。亦可见集成曲谱已丧失可信度。形同垃圾债券一样，是一套垃圾曲谱。

综上所述，【蛮牌令】被王季烈及王守泰塞进了十个所谓的主腔，和清初名曲师曲家订出的标准声腔格律谱的腔相比较，这十个位置上，没有任何一个位置的腔是固定不变的，四个范例曲谱在这十个位置上配出的腔各可以有各自的腔，没有一个位置是有着腔会不变的主腔。而王季烈的集成曲谱把刘富梁的原作改掉，把【蛮牌令】里硬塞进十个所谓的主腔的音，一比对四个声腔格律谱的范例，就被发现了真相，原来所谓的【蛮牌令】里每句都有一个主腔，完全是骗人的，与真正【蛮牌令】应配出的腔完全不同。这也印证了王季烈的集成曲谱，与众曲谱，正俗曲谱及其涂改清末民初曲师殷濂深的六也曲谱的涂改本（收入于《中国曲谱大全》内）都是满纸荒唐主腔谱，是根本不堪一观的伪昆曲谱，今人有谓所谓垃圾债券，即指的是信用等级形同垃圾的债券，今王季烈所著所改的各谱，被塞进这些如此不堪的骗人的异物，其可信度已形同垃圾等级，故也可谓这些曲谱都是垃圾曲谱，而王季烈在集成曲谱的螭庐曲谈里，及王守泰的《昆曲格律》及《昆曲曲牌与套数范例集》

里把这种骗人把戏当成学术播之于众，毁弃昆曲正学，发明主腔论扭曲昆曲曲谱之学，而传播垃圾学问，其罪之大亦不可恕。（刘有恒）[2010, 台北出版, 集粹曲谱, 今译为简体字版]

厦门大学图书馆